

黃海殲叛艦

碧空獵冠梟

——記「皇家」飛將陳鍾琇將軍

。陳邦慶。

七七事變，國府陸海空軍展開全面抗戰，開戰之初，空軍九個大隊均使用美製霍克等戰機，與日軍之九六、九七式戰機對峙，兩方交戰時尚可打成平手，甚至我方在技術上尚可占到優勢，尤其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日軍首次發動駐紮新竹之「木更津」轟炸聯隊，突襲我杭州笕橋之航空學校。我駐防之第四大隊由大隊長高志航領軍，當場予以迎頭痛擊，締造了光榮的戰果。因此政府明定此日為「空軍勝利紀念日」。

稍後，美國採取中立政策，不再支援武器彈藥，經政府派王叔銘將軍赴俄向史達林交涉，史以利利益關係，允由蘇俄全力提供我國各式戰鬥機以及轟炸機，與必要之後勤支援。

空軍艱苦奮戰支持到了民國二十九年，國府退守湖北宜昌以西，以重慶為陪都；九月十三日，日本零式機首先出現在我四川璧山上空，以優異的性能，使我機連續受創，犧牲慘重。但每遇狀況，我空軍健兒仍義無反顧，奮勇升空迎敵，雖以敵強我弱，血灑長空，屢仆屢繼者，數之不盡，其英勇犧牲精神，足以驚天地、泣鬼神！

歲月走過了七十餘年，當年浴血抗戰，現尚存的戰將，已是鳳毛麟角；而身經「抗戰」、「戡亂」兩大戰役退休，迄今仍健在者，雖非碩果僅存，但也已為數無幾矣。

陳鍾琇將軍，是民國二十八（一九三九）年畢業於空軍官校第九期，其舊功新勳，細數起來，可說聳人聽聞。最著名的，在我政府三軍撤離大陸之前，我海軍旗艦「重慶號」叛逃，陳員奉命策畫，追炸成功，若非他慎謀能斷，何克奏功？此事震驚中外，筆者與將軍退休後同為「中華航空空軍史學會」之資深研究員，其人其事，眼見耳聞，史不盡載，爰擇數事，揭開祕辛，期與讀者共享。

失而復得 喜結戎馬奇緣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抗日戰起，我空軍寬橋設立杭州之航空學校，實則早已分別在洛陽、廣州設立分校，後因戰事轉進，又撤遷昆明。陳鍾琇終在烽火中完成高級飛行訓練及全部課程，於二十八年八月在昆明參與空軍航校第九期畢業。典禮中，學校邀請了當地仕紳名媛到校觀禮，當地的「昆華女中」也在受邀之列。禮成後安排了一個交誼活動。陳藉此良機邂逅了該校一

位十六佳麗伍玠君，經過一番交談相識後，互有好感，之後就在男方頻頻示愛，女方溫婉仰慕的氣氛之下，雙雙墜入愛河！然而時值戰時，陳結業即將分發作戰隊見習，時機不容延宕，因此陳鍾琇不得不鼓起勇氣向伍父求親。提起伍父伯銳也是當地赫赫有名的老將，他出身「雲南講武堂」，曾任山東主席韓復榘的中將參謀長。「韓大帥」在當時對中央是陽奉陰違，且暗中勾結日寇，伍身為其參謀長，深以為恥，乃上書蔣委員長明志，經調任中央軍事參議院，在院長陳調元麾下任職中將參議。此番正值丁憂回滇，實乃天賜良機。陳以甫自航校畢業之後輩，敢向長者登門求婚，其勇氣自不在話下。伍老接見陳員，觀其英氣煥發，而應對有節，且情真意摯，就二話不說，答應了這門親事。惟一的條件是必須先完成文定。

陳鍾琇遵照岳岳父的指示，於是年八月十二日與伍玠君小姐完成訂婚儀式，次日就隨部隊分發至蘭州西古城機場見習，三個月後，乘車經大西北絲路到伊寧，接受各式俄機訓練，為期年餘。

昆明為我戰時重鎮，頻遭日機轟炸，伍家亦疏散在鄉，兩地相隔千里，音信就此中斷。

陳鍾琇在此，好不容易度過「欲寄書如天遠，難消夜似年長，相思滋味碎人腸」的日子。到了二十九年年底，新疆接收俄機結訓後，又奉調成都「空軍第四戰鬥機大隊」，處在第一線。該隊因大隊長高志航領導開創的「八一四」輝煌戰績，故又名「志航大隊」，且因戰功累累，被朝野人士譽為「皇

陳鍾琇官校九期畢業初任飛行官。

陳鍾琇將軍任職空軍副總司令時之玉照。



家空軍」，這是陳鍾琇的光榮，也是殺敵報國，學以致用的最佳途徑。

「日日戰訓練身手，夜夜相思入夢難」。陳鍾琇苦捱了三年，終於等到民國三十年底（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變，美方一面對日宣戰，一面支援我國新機換裝，並由陳納德上校召飛虎隊志願援華，旋即成立「第十四航空隊」來華助戰。陳奉命隨部隊赴昆明轉印度接收第一批美援新機，他得機重訪伊人故居——昆明，已然人去樓空，深感滄海遺珠，懊惱不已。每日在飛行訓練之餘，即在昆明市區逛個不停，尋尋覓覓。一日，乍見一個女孩的背影，似曾相識，即趨步向前，發現她正是玆君的姐姐，真是喜出望外！兩人就此重逢，此時佳人已屆二十年華矣！

在戎馬倥傯，完訓新機時間緊迫之下，他們當前最急切的是馬上完婚。可是空軍法定飛行官結婚年齡是二十五歲，但迫於形勢須先結婚，但觸及軍法，糾結難解！幸經岳父出面，找到時駐昆明的空軍第三路軍司令兼航空學校教育長王叔銘將軍，以情以理說明原委，力懇從寬，當獲首肯，並轉報航委會備案，並允以軍眷身分發放一切補給，算是一「王」恩浩蕩了！

展現無畏精神碧空屠梟

陳鍾琇於民國三十二年元月起，先後駕美式P-40、P-51等戰機出擊日機，首次參與襲擊鄂西重鎮——荊門機場，此役之戰略意涵除了殲滅日機駐鄂西之主力之外，另一目的是，在我裝備劣勢時，吃盡了日本「零式」的虧，此次換裝美援新機，要展開對日空軍反擊攻勢，給他一個報仇出氣的機會。此外，他參與了「常德會戰」、「中原會戰」、「保衛陪都之戰」長達三年，與他並肩作戰的戰友，都是空軍抗戰的名將，如周志開、高又新、臧錫蘭、李向陽、張光蘊、劉尊、李繼武、黃光潤、吉成濤、王寄哲、王特謙、王鑄民等。

陳曾多次涉險，一次受傷，終能「留得青山在」，可謂難得。例如：民國三十二年六月六日，四大隊一批二十餘架P-51機飛向四川梁山基地加油，甫一落地，未料大批日轟炸機尾隨而至，緣於當年我防空通報設備簡陋，全憑各哨以目視或聽聲監

視敵情，見我機群通過後，又有機群陸續跟上，竟被魚目混珠，誤判為自家人，並未示警，待我機到達梁山，魚貫落地，一字排開依序加油時，日轟炸機在零式機掩護下，使用三機編隊，低空在跑道上投彈，造成一片火海。當時，眾人都因這次奇襲怔住了，當大家狂奔尋找附近掩體尋求掩護時，中隊長周志開力持鎮定，急奔停在停機坪上尚未被波及的第一架P-51機，他不戴任何安全裝具，立即單機冒險升空，追上敵機歸航編隊之尾機，一連開槍命中敵轟炸機三架，眼見其陸續著火下墜，算是出了一口悶氣，周員英勇立功後，安返白市驛機場落地。

一個星期後，蔣委員長專程從重慶車行六十餘里崎嶇山路，親到白市驛機場頒發青天白日勳章予周志開，並晉階為空軍少校，以資激勵。

陳鍾琇此役雖全程參與，卻未能得機痛殲敵人，深為遺憾，但他在另一個戰場上立下大功：

民國三十三（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日軍一〇〇型重轟炸機，最後一次向我陪都肆虐時，第一批出動了十八架，係自秭歸，經巴東、萬縣、

埠陽後到達目的地，我志航大隊高又新中隊長親率P-51機八架，拉升到兩萬五千尺高空之後，分出四架由陳鍾琇領隊，另派P-51機兩批作為空中支援，當時判斷另一批敵機從兩萬多呎的高度從北碚進入重慶，我機群從東向西剛剛轉身，赫然發現敵一〇〇型重轟炸機二十七架同高度迎面而來，高又新中隊長立刻下令正面攻擊。此時陳鍾琇捕捉到敵人一個九機編隊，瞄準了一個最右的目標開槍，他的僚機王鑄民發現了敵軍的「零式」掩護機直衝而下，乃急向長機示警。陳答道：「ROGER（知道了），不用管它。」於是不閃不避地繼續攻擊，眼見敵機肚皮遭擊破漏油，冒出一縷白烟，陳為避開敵機尾部和腰部各兩挺機關槍的回擊，立即推左壓桿準備再補發一排子彈，轉身一看，見此龐然大物冒著濃烟正迅速下沉，已注定了它「日落西山」的命運！

陳鍾琇在日機最後一次空襲重慶時，留下了此一光榮紀錄，確屬彌足珍貴了。但他的二號僚機王鑄民則被日「零式」機擊毀，人在兩萬呎跳傘時，因高空缺氧，人昏迷落在重慶附近一個樹林中，掛在樹枝上，被民眾救起時，全身數處骨折，現尚在臺北，幸度餘年。四號機萬克莊則不幸犧牲。

整編降機 期能以敵制共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裕仁向世人宣布無條件投降，時陳鍾琇駐西安，任空軍第十一大隊四十二中隊副中隊長。日本降後兩週，奉命接收日本一〇一型、一〇二型、一〇四型戰鬥機各若干架，各機型均係「零式」機改進型，尤以一〇四型機性能超越零式甚多，只是尚未投入戰場。奉航空委員會指令，以此為基礎，連同各地區接收日機之分隊長以上人員二十員暨地勤人員四十人，乘專機到南京，將日本之新機編為十八、十九兩個中隊，空軍當局再充實轟炸機十二架，飛行員二十員，編成「第六戰轟大隊」，準備用以支援陸軍截斷高郵、揚州一帶之運河，以阻止共軍陳毅所部之野戰軍推進。另以有力之一部支援東北與共軍林彪部隊作戰，此一構想基於我國兵聖孫子所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借力使力，豈不妙哉！駐西安之十一大隊官兵興高采烈地正慶祝新大



陳鍾琇在第三大隊之P-51作戰時之座機前留影。

隊成立之際，忽又奉航委會命令：對日降機納併事宜，即日停止，日機就近交與基地勤務大隊處理，日本飛行員則遣送回國。此突然之變局，據悉，係因我們是美援國家，美國堅決不同意我們運用降機作戰，否則會影響新機的補給，可惜日本如此精銳的新機，尚未一顯身手，即遭「粉身碎骨」的命運，算是空歡喜一場。

慎謀能斷 直使叛艦凌遲

二次大戰之後，英國主力巡洋艦AURORA號受損最輕，必須依照戰時約定，贈送中華民國。她象徵中國海軍史上第一艘遠洋與現代化海軍開始建立，極具意義。

一九四八（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十九日，正式贈與我國政府，經改名為「重慶號」，由首任艦長鄧兆祥率領五百名官兵，浩浩蕩蕩直接駛抵南京首都，是當時國家的一大盛事。

民國三十八（一九四九）年初，先總統蔣中正迫於國內外形勢，宣布引退，副總統李宗仁接掌大任，他首先就考慮要遷都廣州，可是國軍當前重點是要阻止共軍大舉過江，因此海軍主力戰艦仍駐守長江各重要口岸，準備共軍強渡長江時予以迎頭痛殲。

不料，二月二十五日拂曉，停在上海的重慶號巡洋艦卻不告而別，悄悄從吳淞口迅速駛向黃海，稍後我軍方情報顯示，這是一次投共叛變行為。

重慶號的叛逃，無論江上掩護共軍強渡、海上作戰運補，勢必構成國軍嚴重的威脅，同時該艦藏有政府重要檔案及大批物資及財物，更增加了我政府另一隱憂，因此當局下令空軍務必將該艦截獲，必要時予以擊沈，以免資敵。

空軍接到命令後，立刻採取行動，二月二十八日，首先偵知重慶號正停泊於山東烟台港的浪瀾之外，當即派駐臺灣新竹的第八轟炸大隊B-24M機前往上海，三月三日即向目標發動攻擊，但因顧慮岸上和艦上猛烈砲火，受高度影響無法命中，反而打草驚蛇

，這條「巨鯨」又生去了蹤影。

此時空軍總部命甫由北平撤退臺灣的第二軍區司令部司令陳嘉尚親率一位精明的參謀官隨同直飛南京，進行一次「兵棋推演」，此參謀官即為陳鍾琇。經研判，該艦可能向北面竄逃，最可能仍是山東沿海港口，而此時山東省幾全為共軍所據，惟有青島的滄口機場尚在國軍與美軍的共同控制中，所以就選在此處成立臨時指揮所，可以直接與總部保持通聯。執行此任務的兩個通聯窗口，青島是參謀官陳鍾琇，臺北是總部作戰署作戰科長劉士傑。

指揮所嚴格說來，只有司令和參謀官兩人，憑他們的戰略修養和戰術運用。經過研商，他們急調來P-38偵察機、B-24轟炸機和C-47運輸機待命，空地勤人員約兩百餘人。他們的出勤任務要保持機動，生活要照顧妥當，安全則協調當地友軍維護。連夜陳參謀擬出了一份計畫報請總部核備，奉准授權陳司令就近視狀況處理。

三月十六日，偵搜無發現。

三月十七日再派P-38偵察機與C-47運輸機，以青島為中心，做扇形輻射式搜索，就在烟台東方六十哩處發現該艦正向北航行中。陳參謀獲訊，立派B-24機九架，由P-38機引導至目標區，以三機跟蹤隊形，一路投彈追炸均未命中，時近黃昏，瞄

準度更差，無功而返。

三月十八日，陳鍾琇想出一個絕招，即運用運輸機滯空時間較運輸機長之特性，改派C-47追蹤。由於為避開地面及兵艦上密集且強烈的砲火，C-47飛至八千呎高空盤旋，該機副機長王金篤看出破綻；因王員在四大隊駐防青島時，假日喜在葫蘆島近海垂釣，對當地地形頗為熟悉，此番看出該島忽然突出一塊長方形的「新島」，飛近一點，又感到地面砲火極強，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王員反航後與陳參謀官比對該島原始地貌及叛艦原圖，研判那座新島應是偽裝，最妙的是，艦上的桅桿難以掩藏，還暴露在外，至此，王金篤的懷疑有了印證。

陳鍾琇將上情報告陳嘉尚司令，嗣經判讀我P-38在空中拍得照片，該艦已將艦上重要物資卸下，且既做偽裝，則短期內不會做他遷的打算。

為慎重，陳嘉尚司令帶著陳鍾琇搭上王金篤的運輸機，在空中指揮三批B-24轟炸機，用雙機或單機進行高空平飛轟炸，當場有一枚直接命中，造成該艦尾中彈起火，因時近黃昏，全員先行返航。三月十九日，再出動轟炸機九架，向目標地進行梯次轟炸，也直接命中三枚，引起一片火海，致使船身傾斜。

空軍B-24M出擊重慶艦航路圖

（資料依據：空軍戰史）

3月18日11:10、11:40、15:45分3批攻擊
3月19日09:55~15:45單機連續轟炸
3月20日15:15~15:40單機連續轟炸



三月二十日拂曉，又出動B-24機四架，一連三枚炸彈命中，再度引起一片火海，至此，我機已徹底完成上級交付之任務，於下午三時四十分凱旋返航。

事後，陳鍾琇感歎，若能首次發現叛艦，即以強大之空中火力解救艦上被挾持官兵，追回重要檔案、財物，必要時予以擊沉，就不必費這麼大的周折了。但是總算解除了水上作戰最大的威脅，完成了「屠鯨」任務。這當時是轟動國內、外的大事。

盟邦借將做了建軍教頭

民國五十二（一九六三）年，駐我國之利比亞大使皇太子衣大利二世，率領訪問團拜會我國總統蔣中正先生，提請派員指導該國建立空軍，以及工程技術之援助。總統當時欣然答應，即將此事交與當時國防部參謀總長彭孟緝將軍組成一顧問小組，指派時任空軍第一聯隊副隊長陳鍾琇上校、空軍後勤署山繼濤上校、工兵學校校長汪敬熙上校連袂赴利。以當時國際關係複雜又事屬敏感，稍有張揚，恐生枝節，不知會產生何種後果，故行事極為隱密。

是年十一月一日，該小組抵達TRIPOLI，我國駐利比亞的陳大使暨當地城區司令均到機場迎接；十一月三日即透過陳大使邀集利比亞國防部長、參謀總長及有關人員舉行第一次協調會議。大致內容如下：

- 一、提供創建空軍的初步計畫。
- 二、協助美援F-33噴射機接收事宜，並派種子教官擔任M.T.D訓練。
- 三、協助接受英國贈送兵艦兩艘並訓練其操作與維護技術。
- 四、派遣兩位工程師及兩位助理工程師指導裝備設施暨修建營房。
- 五、提供成立工兵部隊之計畫及訓練事宜。

雙方獲致結論後，責由陳鍾琇綜合起草，完成支援計畫，後續行動則訂好流程管制執行。我支援小組於十一月十七日任務結束返國。

另一次是民國五十六（一九六七）年，陳鍾琇任職空軍總部作戰署副署長，我國家安全局受新加坡之託，協請我國防部選派一精通英語，飛行技術

精湛、工作能力幹練之人選，密赴新加坡，擔任助其建立空軍之執行顧問，經空軍慎選陳員報准後，總司令賴名湯親自召陳員交付任務，並採極機密行動，以臺灣大學副教授之名，刻日啓程赴任。

陳鍾琇銜命後，始向署長司徒福將軍報告，司徒將軍驟然失去一位好幫手，雖感難捨，但爲了此行爲敦睦邦交，任務艱鉅且爲國爭光，更爲他驕傲，力表支持。

陳鍾琇用「陳中平」的化名，隻身赴任，原已與外交部約好聯絡方式，並在入境後由專人接機並引見新加坡最高當局，但是抵達機場通關後並無人接應。新加坡海關認爲可疑，要將他原機遣返，陳爲人機警，立即向機場借電話接通某單位，主事者知悉後深感過意不去，立派專員持公文將陳員護送至指定地點。

經國防部長陪同晉見新國當局，旋召開密集會議協調後，陳員即草擬了一份「空軍建軍計畫」，經該國政府認可，我國即派種子教官、後勤工作人員赴新履約。承他們信賴，連新國首任總司令也由我空軍第四聯隊副隊長陳景家將軍調任。

一年後，陳鍾琇見新加坡空軍建軍藍圖已初具規模，乃於一九六七年功成返國，留下了爲友邦建軍的一段佳話。

軍事發言彰顯才氣縱橫

民國五十六（一九六七）年，陳自新加坡返國，即調國防部作戰次長室任助理次長，同時兼任國防部軍事發言人。按發言人室下轄四個組，即發布組、接待組、檔案組、綜合組。

說起扮演一位國軍統帥部門的軍事發言人，真是動見觀瞻，不可有任何差池。他的條件是：一要具備豐富的軍事資訊；二要有多元的語文素養；三要有足以代表軍方的儀表；四要有隨機應變的口才。

因此，在他任內遇有多次「瓶頸」，固然參謀本部有原則，發言人也要有機智因應，才不會出紕漏。例如：某年俄國軍人節，俄國駐日武官要在俄國大使館舉行慶祝大會，也柬邀我國駐日武官與會，武官乃急電請示參謀本部裁示。部長高魁元上將不能作主，經緊急上大簽請示總統，並透過張羣秘書長面報，總統在呈文上批一「閱」字，引起國防部

高層官員慎重討論。有謂「閱」字就是代表同意，應該可以赴約。陳發言人則立主不可，其理由爲「反共抗俄」爲當前國策，若總統認爲可以去，何以批一「閱」字？批一「可」就行了；再者，共產國家擅長統戰，若出其不意延伸出事端，將如何因應？衆長官聽此分析，咸認佳案，當即決定不予參加。此時各媒體記者已等候多時，待發言人一現身，紛紛詢問結果，陳發言人僅回答：「此事尚無所聞，恕難奉告。」此事就此結束。

軍事發言人的制度出現，是時代的趨勢，中外皆以此作爲軍方與社會的橋梁，進而可以報導正確的軍聞，以免社會訛傳真相，是一件法良意美的事。陳鍾琇做了兩年的「軍事喉舌」，表現得可圈可點，留給媒體及社會人士一個深刻的印象。

結語

陳鍾琇出身優渥，生長在日人侵略嚴重的北方，因而立志投考空軍，以遂其凌雲御風、展翅殺敵的宿願。果真如願考取空軍官校第九期，畢業後正值抗戰軍興，得以投入戰場、血戰長空之良機，他奮勇擊落敵機，運用智謀炸沈敵艦，出使盟邦做建軍「教頭」，編訓降機蔚爲國用，擔任發言人辯才無礙。自五十四年任空軍五聯隊隊長，擔任衛戍首都防空任務，五十九年自國防部回任空軍總部作戰署長，稍後升任副參謀長，六十二年接任空軍作戰司令，六十二年調空軍總部參謀長，旋升任空軍副總司令，民國六十六年國防部徵調爲部本部常務次長，在此非常吃重的職務中，一任就是六年。很可惜的是，一位學經歷完整，戰績事功蜚聲國際的良將，與空軍統帥——總司令一職竟是擦身而過。不過，他說，已經歷了國家賦予如此重要的職位，能不辱使命，已是心滿意足，不做總司令都是一樣。益顯其高風亮節的軍人本色。

走筆至此，深感古人有言：「千軍易得，一將難求。」爰賦七絕以贊：

國難當頭浩氣生，從成立志習飛行，
長空射鶴寒倭膽，怒海屠鯨叛軍，
利比亞增翔鶴旅，新加坡建御風營，
開言每抒高明見，贏得尊榮遡晚景。